



微笑
谢幕
著

最初

最后

I
F
I
R
S
T

L
A
S
T

人们说：爱有多深，

恨就会有多深。

可我却始终恨不起来，

不是不爱，而是太爱，

爱得刻骨铭心。

每次想起时，

就只剩下心痛……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最后 最初

微笑谢幕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初最后 / 微笑谢幕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171-0994-5

I. ①最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5339号

责任编辑: 陈昌财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(总编室) 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9.5印张

字 数 308千字

定 价 38.00元

ISBN 978-7-5171-0994-5

目 录

- 偶遇 / 001
- 拾忆 / 043
- 患得 / 080
- 患失 / 112
- 将爱 / 134
- 绽放 / 169
- 温恒 / 200
- 裂痕 / 236
- 相望 / 272





偶遇 Chapter 01

姜琪有生以来从不相信偶遇这个词，但这回，她信了。

这是她来到HM金融工作的第二周，秉承新人就是被欺负的光荣传统。怀揣一颗忐忑的心，身穿修身西服小短裙，脚踩恨天高。手臂里抱着一摞死沉死沉的资料，一路连跑带颠紧追在主管身后，生怕会掉队。

今天是开每月总经理例会的日子，各部门都紧绷着神经。起初姜琪就根本没把这事当什么大事来对待，谁承想，她那母夜叉上司指着她这一身休闲服一千个不满意。最后，愣是特批她在半小时内就近选购西服，着装正规后再回来。

办公楼附近的商圈对应购物人群专注于高薪白领，姜琪本就干瘪瘪的钱包，这回算是被扒层皮喽。

“一会儿的总经理例会你们都得给我精神点，不许给我出任何差错。但凡被欧阳总挑出什么毛病来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听见没有！”训话的人正是姜琪顶头上司王主管，公司里出了名的母夜叉。虽说姜琪刚来两周，可对这位母夜叉的威武倒是领教了不少。

走进会议室，姜琪在门前驻足小观了一下。这可是总裁会议室，只有总经



理以上级别的人才能使用，里面的装潢和摆件简直秒杀公司内所有大小会议室。

“姜琪，让你来不是让你观景来了，快去摆资料！”母夜叉催命的声音回荡在偌大的会议室内，姜琪被这声音喊的一颤。心想要是跟母夜叉身边久了，必然能练就一颗强悍的心脏。

部门总监经理一级的坐在会议桌内圈，主管以及像姜琪这样的小兵则坐在外圈。论资历，姜琪光荣地被安排到了最偏僻的角落里。角落里也好，视线不好，母夜叉看不到。不过，这里充其量只能看到投影仪。其实也无妨。

姜琪坐在角落里拽了拽西服短裙，实在是太短了，这么短的裙子除了高中跟前男友约会时穿过，光荣被“狮子”咆哮后就再也没穿过了。以前穿短裙纯粹是为了臭美，现在穿短裙纯粹是为了便宜。完全是两码事，但同样引来了不少异样的目光。

姜琪把资料放到大腿上试图遮挡一下，将散落下的头发别到耳后，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，然后坐正。

只见会议室门前突然呜呜呀呀来了一群人，领头的岁数不大，看样子很年轻。想来平日里比较注重健身和保养，身材相当棒。身后跟着四五个中年人，明显已经发福的样子，一个个挺着大啤酒肚。

一群人落座后，公司有名的公关交际花张霞，扭着杨柳细腰，迈着小碎步走向演讲台。走在正中时还特意甩了一下秀发，眼神那叫一个妩媚。

“各位同事，大家上午好！今天是月度例会的日子，在这过去的一个月中，我们公司不论是在收益还是在公共关系方面都提升了不少。首先，需要对我们年轻有为的欧阳总表示祝贺，成功拿下霖豪项目为公司效益提升了20个点。”

姜琪跟随着大家一起鼓掌，说实话，除了听这声音有些甜到腻。其他，根本就听不懂。什么霖豪？什么20个点？根本不懂！索性拿着笔，潦草地在本上做做样子。

总经理会可比上学时候的开学典礼累多了，姜琪看了看表，会议已经说三个钟头了，会议桌两旁的人根本就没有要散会的意思。她的肚子已经抗议了许久，早上光顾着买衣服了，没顾上吃早餐。

姜琪无奈地转着手中的笔，好在之前在同事那里做过功课，只要听到总经理讲话，这个会就已经快到尾声了。终于到总经理讲话了，姜琪拍了拍肚子，

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：“马上就能吃东西了。”

音响中回荡着总经理的声音，姜琪只觉这个声音太过熟悉，似乎是午夜梦回那久久回荡在耳畔的音调。旋转在手中的签字笔突然脱离指尖，敲击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坐在姜琪身旁的同事拍了拍她的手臂，姜琪这才缓过神儿来，连忙起身道歉：“对不起”。

王主管顿时傻眼，锋利的目光投向姜琪，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都不解气。音响中的声音也停顿了下来，姜琪低着头不敢看，就觉得身旁阴气沉沉带着杀气。姜琪心想完了，费了千辛万苦才找到的工作，这回算是要丢了。

“欧阳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新来的同事不懂规矩。您继续，您继续。”看着王主管点头哈腰的样子，虽说难得一见但姜琪却一点都不觉好笑。反而心中满是感激，稍稍抬起头，目光中满是对主管感激之情。

只见远处坐在最中央位置上的人，双手撑了一下桌子，似乎要站起来，但又收回了手，坐了回去。离得太远，姜琪根本看不清这位年少有为的总经理面容。想必这次自己是犯了大错。

不知是因为姜琪的冒失使会议时间变短，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，这次总经理会议居然奇迹般地缩短了半个小时。

刚散会，姜琪就被主管扭到了角落中动弹不得。

“主管，对不起。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”姜琪一脸委屈的模样央求着。

“你还想有下次！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开总经理例会都进不来这个门！你知不知道公司不成文规定新员工是不能参加例会的！给你梯子你怎么都不知道往上爬啊！这回算是好了，HR部门经理刚刚通知了我，午饭后她的办公室见。你说你，做事平时挺麻利的一个人，怎么能在这种场合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！欧阳总比较严谨，他说话时别人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你倒好，先是把笔掉到了地上，后又大声打断他讲话。你到底有多大胆儿啊！你跟我说说，你这大胆儿是不是与生俱来的。”

“咕噜噜……”姜琪捂着肚子尴尬地笑了笑，肚子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这回居然在这么严肃的时候叫了起来。

王主管叹了口气，对姜琪有种烂泥扶不上墙的感觉，只得挥了挥手说了句：





“先去吃饭吧！下午再找你算账。”便转身先走出了会议室大门。

姜琪把所有椅子都摆放整齐后才走出会议室，临出门前再次回头看了看这间会议室。她就不明白了，别的会议室中都铺放了厚厚的地毯，单独就这间是明亮的大理石地面。干净的大理石地砖上都可以倒映出她的影子，可却感觉冷冰冰的没有半分暖意。

关上会议室的门，姜琪踏着恨天高往食堂的方向走去。这会儿办公区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个人，不是在看电视剧，就是在赶工。

在穿过岔口时，姜琪的手臂突然被一只炙热的手掌握住，手掌的力度拉的她一踉跄。脚下踩着恨天高，本就重心不稳，被这么一拽姜琪骂娘的心都有了。

刚想张嘴指责，可面前的这个人却让她瞬间愣住。姜琪就觉得时间瞬间凝固一般，空气中充满呼出的二氧化碳，使她倍感呼吸艰难。

面前的人目不转睛直视着她，姜琪别扭的眼神四处飘浮着不敢看那双眼睛。

欧阳宸抬起左手捏住姜琪的下巴，强迫她与自己对视。就不信这强盗还能那么理所当然地躲藏起来。

姜琪闪躲不开，只好与其对视。下巴回馈给她的不只是疼，还有一丝丝凉意。姜琪稍稍低了下头，这才找到凉意的源头。欧阳宸无名指上银色的戒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，有些轻微刺眼。

他结婚了？

姜琪心里咯噔一下，双手使劲掰开了他的手，向后退了几步。本要开口问他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，可却硬生生把话给咽了下去。欧阳宸现在与自己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自己有需要知道结果的必要吗！

算了，姜琪不想理会这些，只想远离这是非之地。

“你是在无视我吗！”

欧阳宸的语气中听不出半分久别重逢的味道，姜琪果断无视，继续向前走。

“姜琪琪，你要再敢往前走一步，信不信我让你好看！”

姜琪嘴角挂起了冷笑，停住了脚步。他刚刚叫她“姜琪琪”这曾经专属于他的称呼，如今听来确实带有那么几分怀念。可他霸道的性格却比以前更加变本加厉了不少。那只“疯狮子”如今蜕化了圈养气息，多了不少野性。

“如果你觉得当初你报复的我还不够，好啊！现在我随时奉陪！”那夜零散的景象如同幻灯片一样，一一闪过姜琪的脑海。她曾用四年的时间让自己选择性失忆，选择性忘掉那夜发生的一切。

欧阳宸皱了皱眉头，报复？什么报复？自己刚刚那么一说，本想是让她能停下脚步。可她刚刚的话语，句句带刺。也对，这样的话只能让姜琪倍感束缚，却无法留住她。

“姜琪你站住！”欧阳宸见她越走越快，离自己越来越远。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只好大声叫住她。

姜琪又怎么会顾虑这些，干脆撒腿就跑。跑着，跑着，就觉得脚疼得不行。这天高真是磨人，她这辈子都不想再穿了！

姜琪这双恨天高理所当然地跑不过平底皮鞋。姜琪觉得自己就像小鸡仔一样被欧阳宸从背后给拎了起来。

拎起来的同时，还伴随着衬衫纽扣崩开的响声。姜琪顿时脸都绿了，连忙护住胸前。“欧阳宸，你混蛋，放我下来。”

“姜琪琪，我刚刚已经警告过你了，你不听啊！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！”

姜琪执拗着扭动着身子，可没成想，上衣衬衫扣全部都崩开了。姜琪这回可算明白了，什么叫欲哭无泪。

姜琪上衣扣崩开的声响，全部传到了欧阳宸的耳朵里。本想在惩罚一下这强盗的，但为了避免她走光被其他人员路过撞见，只好将她放了下来。

看着她一颗颗扣着纽扣，欧阳宸压制着心中沉积多年的怒火，脱下外套给她披在了身上。

“姜琪琪，我再警告你一遍，以后我叫你站住，你必须给我原地不动地等着！”

“你做梦！想都别想的事！”姜琪把外套脱了下来，甩到了欧阳宸的身上。

接住外套，欧阳宸挑起好看的眉，略微勾起嘴角，从牙缝中挤出一句：“这可是你自找的！”之后，箭步上前，把外套圈在了她的身上，一把将她抱起，扛到了肩上。



偶遇 Chapter 02

姜琪被他扛到了他的办公室内，转身关门时，才看清门上的牌子。总经理办公室。

真晕，这变态居然是总经理，怪不得弄的下面人心惶惶呢。当初他是学生会主席时就已经显示出了他高超的控制本能，看来现在更加严重了。

姜琪被他扛着在办公室内，先到窗旁拉上了窗帘，后又打开了中央空调，最终才把她丢到了沙发上。

真是用丢的，姜琪都听到骨头磕在沙发扶手上的声音了。忍着疼，从沙发上爬了起来，拽了拽已经扭曲上窜的短裙。

“欧阳宸，你有病吧！我招你惹你啦！你没事跟我一小员工有什么过意不去的！我不就在你讲话的时候掉了根笔吗，你至于的吗？！这么多年不见，你的心眼怎么变得跟针鼻一样大了！”

“呵呵……姜琪琪，你是最没有权利说我的，我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！”

“我知道什么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！你手上的婚戒别以为我没看见，你已经结婚了，我们再有什么牵扯也都只是过去！”

“姜琪琪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弄死你的心都有！”

“我就在这里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！”

欧阳宸冷笑着朝姜琪一步步逼近，姜琪看不懂他眼眸中是什么意思，只好故作镇定地戳在原地。

“很好啊！姜琪琪，生活教会了你不反抗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！”

“我还能有什么意思，当然是把多年前的遗憾实现。”欧阳宸故意让自己身体贴她很近，看着她倔强的脑袋一点点扬起，目光坚定地对视着自己。

姜琪知道对待欧阳宸硬碰硬只有两败俱伤，射手和狮子的碰撞必有一方要先示弱，而自己往往就是那个先示弱的。过多的挣扎只会更加激发他的野性，

她只得被迫投降。

“欧阳宸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的我们充其量只是普通校友关系。你的报复我已经领略过了，如果你觉得那样的教训还不够，那你干脆弄死我吧！”

“呵……说的跟自己有多委屈一样。你说说我怎么报复你了，你说说，我听听。”欧阳宸最不能忍受被诬蔑，而现在姜琪居然一句一个报复，弄的真跟自己对她犯过什么滔天大罪一样。

“你混蛋，你觉得那件事对你来说是件趣事，但对我来说是一块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！滚开！”

姜琪推开他跑出了办公室，原本的饿劲儿已经过了，肚子里有些胀气。这么一折腾也过了午休时间，只好硬着头皮走回行政部。

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她不就开会时候不小心把签字笔掉地上了吗，这会儿都成爆炸新闻啦，走到哪儿都有指指点点的声音。这声音就跟一群苍蝇在耳边转啊转一样，忽近忽远。

“姜琪，听说你今天上午打断了欧阳总的讲话，你胆儿可真大。自打他上任以来你是第二个撞枪口的，听说第一个撞枪口的人被他惩治得很惨，提醒你小心为妙。刚我看主管脸色特别难看地去了HR经理办公室，八成说你的事去了。但愿上帝能保佑你！”

同事琳达的提醒，姜琪听不出她是好心还是在落井下石，干脆不予理睬，自顾自地收拾着东西。想来在这里是待不住了，别看公司不小，没想到被这只“狮子”带的这么封建，等级制度如此分明。

“姜琪，你来我办公室一下。”王主管站在过道旁传唤着她。

姜琪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不紧不慢地朝她走去。周围的“苍蝇”又开始活动，一团团再次议论起来。

走到办公室门前，姜琪刚抬起手准备敲门，里面就传来了一句：“别敲了，直接进来。”语气倒没有上午那么吓人。难道这是临死前的特别关照吗？算了，顺其自然吧，再挣扎该来的总会来。

姜琪走进主管办公室，站在桌子前，低着头抠着手指。抠手指是她的惯性动作，以前每次被批评她都会这样。

王主管指了指椅子：“坐吧！”



“我还是站着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您说吧！”姜琪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，大不了一走，也没什么。

“我让你坐，你就坐下。哪儿那么多废话啊！非让我仰视你对吧！”

无奈，她只好乖乖坐下。拽了拽椅子，尽量离母夜叉保持伸手也拽不到的距离。

“姜琪，你来咱们公司今天正好两周对吧！”

明知故问嘛！姜琪点了点头。

“你觉得咱们公司怎么样啊？”

“还行，股票看涨，挺好。”

“我没问你股票，你现在还在试用期，还没到参股的标准。我问的是其他方面，比如说企业文化啊，公司管理啊，人际关系啊。”

“主管，我才来两周，对这些还没什么明显的感觉。”

“也对！刚刚 HR 经理跟我谈话了，内容你大概也猜到了吧！”

“嗯，您不必顾虑我的感受，直接说结果吧。”

“你倒痛快，横竖都是一刀对吧！”

姜琪目光游离，应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经过讨论，决定给你劳动惩罚处分。”

“What？”姜琪完全不理解，怎么个惩罚？劳动？

“你嚷嚷什么啊，跟踩鸡脖子一样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。”

“亏你还是 F 大毕业的呢，这你都不明白！就是罚你打扫一个星期的公司卫生。在此期间不能耽误正常办公，也不能打扰别人办公。懂了没有？”

姜琪冷汗都下来了，这馊招也行。用脚趾头想也能想到，八成这犯错误罚打扫卫生的烂规定，除了欧阳宸能想出来，其他没别人。他绝对是上学时候当学生会主席上瘾了，拿公司当学校管理。

“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！既没开除你，又没扣你工资，你还这副表情。欧阳总是体谅员工才订下的这项处分方式，你应该觉得感激才对。”

真没猜错，还真是他。这馊招真让人郁闷。

“谢谢主管给我机会，谢谢公司给我机会，我今后一定好好表现。”万幸

上学时候总犯错，不然上哪儿学习这么好的认错态度啊。姜琪连自己都很佩服自己太会伪装了。

“行了，回去干活去吧！对了，记着要想好好表现，一定要把总裁会议室的地面擦得跟镜子一样。欧阳总最喜欢泛亮的大理石地面了。”

看吧，说他变态，他还真是变态。还泛亮，他不怕洒点水摔个大马趴啊！

姜琪从主管办公室出来就被带去了劳动室，看来被罚打扫卫生的人还真不少，全这聚齐呢。犯错误的原因有轻有重，轻的莫过于像她这样的，重的则是招标时拿错了文件造成财务损失的。只不过被罚周期不同罢了。

“唉，你叫姜琪对吧！”

姜琪笑着点了点头，面前的姑娘看样子岁数跟她差不多大，圆溜溜的一双大眼睛一眨一眨的。

“哇！我可见到名人了。听说你今天上午打断了总经理讲话。是不是因为这个被罚了啊？你可真是万幸，只是被处罚打扫卫生。”

我去，这怎么话儿说的。姜琪无奈干笑了几声。

大眼睛姑娘紧接着又问：“后勤部分配你打扫哪儿了吗？”

姜琪心想，我连后勤部的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怎么给我分配啊！“还没！”

“我想打扫总经理办公室，说好了了一会儿你可不能跟我抢啊！”

姜琪彻底被这位大眼睛姑娘给弄无语了，谁爱跟你抢似得，我现在正想躲他远远的呢。你们一群人，难不成都被压迫上瘾吧！

“听说上午打断总经理讲话的姜琪也被分配到了这里，你们谁是啊？”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脸上涂了厚厚腻子粉的老女人半倚在门上。她这声音八成用了假嗓。腻得发呕。

不至于吧，这是什么大事吗？用得着谁都得说一遍吗？姜琪无奈地回应了一声：“我是。”

“看你这样子挺机灵的啊，也不傻啊，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！”

你才傻呢！姜琪白了她一眼，懒得理她。走到柜子边，摆弄着上面的胶皮手套。

“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见！”看来假嗓捏不住了，整个一女高音。姜琪拿了双手套后转过身，不屑理她，随口说了句：“听见了。”





“听见了你不吱声！别以为你打断总经理讲话你就牛气了。我告诉你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。你一新来的牛气什么啊！去，你打扫总经理办公室和总裁会议室。我就不信了，还治不了你！”

越不想什么越来什么，姜琪拎着水桶和墩布站在总裁会议室门前，这间会议室看着是气派，打扫起来可真费事。

“还喜欢泛亮的，你怎么不干脆买几面镜子镶地上啊！你这死变态！”姜琪一边费力擦着地面，一边嘴里不饶人地嘟囔着。

“姜琪琪，背地里说人可不是什么好习惯！”欧阳宸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，着实吓了她一跳。一下子喊了出来，震得欧阳宸耳膜都疼。

偶遇 Chapter 03

“欧阳宸，你有病吧！你没事学什么孤魂野鬼啊飘过来飘过去的。”姜琪一点不客气地举起墩布冲着他指了过去。

“给我把墩布放下！”姜琪最受不了他命令人的口气，就跟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狮子座。

“我告诉你欧阳宸，你少命令我！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，看见你就不烦别人！”姜琪放下墩布，继续擦着地。她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男人曾经让她又爱又恨，致使直到如今她还时不时活在那时的记忆里。但她不得不承认，原来老天真的会安排人们偶遇。

之后的一星期里，欧阳宸如同水蒸气般的消失了，公司中没有了议论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姜琪除了要处理手里的工作，还要接受处罚打扫着卫生。只是偶尔会感觉 HR 经理有些莫名其妙地对她比较关照。

“姜琪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公司在做并购计划。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琳达对她的态度越来越近乎，时常还会说一些小道消息给她听。

但姜琪一贯采取一耳朵听一耳朵冒战术，不多说，不多想，听听就罢。随口附和了一句：“不知道。”继续手头上的工作。

“也对，你刚来三个月，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呢。”琳达将椅子拖到了姜琪身旁，然后坐下趴在姜琪耳边悄悄地说：“咱们公司最近在并购一些小型金融投资企业，但是呢……欧阳总并没有怎么着手去做这事，一直保持着后台观战的态度。可是……”

琳达突然的戛然而止，使姜琪稍稍有些好奇，这才放下手里的工作转过头来等着听下文。

“可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欧阳总突然说放弃并购。总裁上周下了批文，让他立刻回曼哈顿。这不突然就消失了嘛！最近公司里传的沸沸扬扬……”

“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啊，一会儿一断，一会儿一断。你难受不？”姜琪耐着性子等着听结果，可琳达总在卖关子，听得她真挠心。

“刚你还不乐意听呢，这会儿一说欧阳总你怎么一下就关心起来了呢！这情况不对啊！”

“爱说不说，懒得理你，继续写我的年度计划了！”经过这些天的接触，琳达这人的性格她还是有些懂的。平日里喜欢到处打探小道消息，典型小话筒，该说不该说的她倒是都毫无保留。说起话来总喜欢弄得神秘秘，尤其爱卖关子。对付她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她，不接话茬，立马她就能全抖搂出来。

见姜琪一副打算埋头苦干的样子，琳达撑不住了，继续道：“你先别写呢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公司里上上下下都在传，欧阳总可能位置不稳。据说美国总部那边要派新总经理过来。唉……真不知道是该喜呢！还是该悲呢！”

“无聊！”

“难道你就一点不关心吗？难得总部那边肯下狠心挖肉把欧阳总给派了过来。现在啊……唉……”

“别唉声叹气了，一会儿要是被母夜叉发现咱俩上班时间聊天，你就陪我一起去打扫卫生啦！”

琳达走后，姜琪也无心再写这乏味的年度计划，只得起身走动走动。虽说是被处罚期，但也是有好处的，那就是可以在被处罚打扫的区域内肆意走动。

欧阳宸虽说平日里强势，但他从来不会做没用的，想必这次也是一样吧。可能不并购有他自己的理由，又或者又一些什么突发状况。他一向不是那种拿自己身份开玩笑的人，如果因为失算那也太得不偿失了吧！





想着想着，姜琪不自觉地走到了总经理办公室门前。这间办公室一直锁着门，虽然打扫有这里，可就没人敢拿钥匙给开门。

姜琪随手按了一下门把手，原本只是想按一下，打不开就算了。却没想到门竟然开了……

姜琪的手顿时就僵在了半空中，反应过来后想再把门关上时为时已晚。

只见里面的人正半裸着上身。起先是一愣，之后是有些怒，定神看清门前站着的人后，嘴角又很自然地上勾起来。那感觉就跟看着一幅扑克牌变换品牌一样，典型有板有眼扑克脸。

“看来上学时候喜欢偷窥人的毛病一点没改啊！”典型嘲讽的语气。

“你别自恋了！我……我……”姜琪有点语塞。本来就是想按一下，又没想真打开。

“我什么我，我不出来了吧！”

姜琪眨巴了半天眼睛，终于想起来了：“我是来打扫卫生！”话音刚落，她就想找地缝了。哪儿有人这么上赶着打扫卫生的啊，再说了，一星期都过了，没必要再去自己找罪受。

“我记得，好像你们部门主管就给你申请了一个星期的劳动处分，你怎么还自己找上门来了。上学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过！但凡有一点现在这般积极，您也不至于被罚打扫一个月卫生区吧！”

虽说当初被罚打扫一个月卫生区时每天都要挟他一起陪同吧，但也不至于到现在还记着吧！典型记仇！姜琪果断白了他一眼，懒得理他。

“啊！”姜琪真怕自己的耳膜被这声尖叫给喊破喽。连忙捂住。回头寻找声音来源。

这不是一脸腻子粉吗！看见什么了，值得她这么惊声尖叫！欧阳宸不就没穿上衣吗，有什么的啊。就跟上辈子没见过光膀子男人一样。

不过，接下来搞笑的一幕居然明晃晃地展现在姜琪眼前。

欧阳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上了衬衫并扣好了纽扣。这……这……这完全不是欧阳宸的作风啊！他一向不会介意这些的啊！至少在她面前，他从来没介意过……

最可笑的是，欧阳宸居然脸通红，耳朵都没能幸免一样也特红……

姜琪想笑，但又不能笑只能憋着。只看瞬间办公室门前聚集了一群看热闹的人，大脑突然灵光一现，现在正是趁乱解脱的好时候。此时不走，又待何时。穿过人群，她还不忘回头看看情形。

可这一回头，恰巧正对上那双满是怒火与尴尬的眼睛。随后巨大的关门声，一瞬间压盖了所有呜呜丫丫的苍蝇声。

她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让狮子难看，那就等于自取灭亡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公司内从上到下一片死气沉沉，压得人快要窒息。

借用黎叔的话，某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

那小肚鸡肠的欧阳宸，居然有事没事就在走廊和工作区以及会议室间巡查。上学时候烙下的病根，看来是治不好了。

腻子粉这些天也安分了不少，倒是对待工作任劳任怨了些。一看那没事献殷情的样儿，典型是在尽力弥补过错。关键得看某人领不领情才行！

不过这种情形倒是让姜琪有些怀念，似乎又回到了高中时一样。她刚入学那年，欧阳宸正式从副主席转为正主席。俗话说：新官上任三把火。欧阳宸愣是让这把火烧到了他毕业。虽说中途里出现了她这个小插曲吧，但并不影响他在师生心中那屹立不倒的领导者形象。

不过说实话，在他领导下的新生们都不能用一个“惨”字来形容。简直是“生不如死”般痛苦。他这人选择理科简直是屈才！就他那口才，不当律师都是律政界的重大损失。没理搅三分，有理不让人。

“姜琪，看样子你那一根笔引发的血案貌似还残存着余温。”

What？怎么个意思？姜琪有些木讷，不太懂琳达怎么突然冒出了这句话。

只听母夜叉如同索命般的声音划破苍穹回荡在办公区内：“姜琪，马上跟我到办公室来！”

再看琳达一脸同情用眼神说着“保重”，姜琪似乎知道了些。八成某人又在用权力打压下属。

“姜琪，你懂不懂偏疼的果子不上色？”

她有些懵，心里的小算盘不断扒愣着算珠，盘算着母夜叉准备说哪笔帐。

